

新中國文藝叢書



報 仇

謝 挺 宇 作

平 明 出 版 社

目次

報仇	一
狐	一
去國	四
黑牢紅流	八
附報告兩篇	
生死的友誼	九
雪夜晚會	一〇

報仇

這幾天，父親心裏很不安，在深夜，還聽到他在床上輾轉不安地翻動着，不時還壓着嗓子咳嗽，有時就長地嘆一口氣。

他的心事我是知道的，前些日子，接到三叔從家鄉來信，我唸給他聽：

『大哥如晤：

我縣自鎮壓反革命以來，已有王子祥、李永懷等惡霸土匪伏法，但我鄉最大之惡霸地主劉麻子則潛逃後龍山，因山高林密，難以搜索，鄉人均甚焦慮……』

這信是小學教員劉永斌代寫的，他就是劉麻子的侄子。

我離家已十多年了，在這時期，故鄉的事情一點也不知道。半年前，家裏接到我的信，

六十歲的父親，就從江南跑到關外來看我，我們因為家裏已沒有什麼人了，父親又年老，上級照顧他，勸他好多次，才勉強留下來了。

父親是一輩子辛苦勞動的，跟三個哥哥種着劉金財——劉麻子的地，租子很重，不夠吃，一到冬天，就到後龍山去燒炭，勉強餬着口，我那年春天跟劉麻子頂了嘴，他叫他的狗腿子自衛隊來抓我，我才跑出來的。

父親來後，大概怕引起我的悲痛，不大提起母親和哥哥們是怎樣死的，只有當我問起：

『劉麻子還沒有死麼？』

滿臉結着皺紋的父親，一下子臉都變黑了，恨恨地說：

『那狗入的不得好死的！』

他接着簡單地告訴我，大哥在劉麻子家幹活，年終結賬時，藉口大哥在春天因病歇了兩天工，劉麻子不給錢，說是幹滿了三年一起給，大哥不肯時，就給劉麻子用扁担打的斷了肋骨，抬回家來，不到兩天就死了。

那時他是鄉長，他替蔣介石抓壯丁，半夜裏把我二哥抓去，一去就死在異鄉，永遠沒有消息了。

日本強盜來了後，他還是鄉長，那時八路軍在鄰縣活動，他報告日本人，說三哥『通八路』，被日本憲兵隊抓去，用盡了刑罰，最後是活埋了的！

母親呢，就在劉麻子帶着日本強盜抓三哥的夜裏，被劉麻子狠狠地在心口踢了一腳，當場吐血，不到五天就死了！

劉麻子後來對父親說：

『老實點，逮住了老四，把你們斬草除根！』

父親是倔強的，但在蔣介石的手底下，有什麼辦法？接着又是旱災，地早被劉麻子收回去了，大嫂子就帶着孩子逃荒去了，到了也沒有回來。二嫂呢，沒吃沒喝的，實在熬不下去了，也改嫁了。

我們一家就是這樣被劉麻子禍害的家破人亡。但是劉麻子不止欠我們一家的血債，我們鄉裏至少有十幾條人命死在他手裏！

家鄉的人們，以後不再叫他劉麻子了，都恨恨地說：劉剝皮！

人民解放軍解放了我們的家鄉後，劉剝皮還是叭噠叭噠地吸着長旱煙管，幌來幌去不勞動，土地改革完了，他把長旱煙管改成短的，還是叭噠叭噠地吸着，他家好像有個聚寶盆，永遠不愁吃穿，還是幌來幌去，到處蹣跚，沒看見他勞動。

這些事情是劉永斌寫信來告訴的，父親聽完了我給他唸的信，他沉默了半天，才仰起頭來說：

『我們老家的人，翻身還沒有翻透！』

『怎麼還沒有翻透？』

他用憤怒的聲音說：

『你們當然翻透了，我們可不行……劉剝皮還沒有殺，哼，老天爺沒有眼睛！』

我氣餒了，我只好說：

『人民政府執行寬大政策，我們要服從政策。』『哼，寬大！』

他是不吸煙的，他用滿是結繭的右手，摸了摸白鬍楂子，嘆了口氣：

『你要是讓我回家生產，我這老骨頭賣個勁，說不定能當上勞動英雄哩，那多好！』
我有點摸不着頭腦，也隨聲附和地說：

『當然好，可是你上歲數了啊。』

『我是說，當了勞動英雄可以見到毛主席咧。』我接下去說：

『那時候，毛主席會跟你們講話，一起照像，一起喝酒吃飯……』

他用那雙還發黑的眼睛盯着我：

『我不是爲了喝酒吃飯啊，我要跟毛主席說，我們老家的人翻身還沒翻透，劉剝皮還沒有殺，請他老人家給我們作主啊。』

我半天說不出話來，最後我說：

『毛主席要是知道了，一定會給我們作主的。』

他憂鬱地點着頭，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『我要親眼看見劉剝皮的下場，我才甘心！』

不久，就來了上面那封信，他就不安起來，跟我要路費，回去抓劉剝皮，我說，那邊也是

人民政府領導的，老家的鄉親還不是一樣的抓惡霸，抓特務啊，可是老頭兒心癢癢地，後來他又要求給他介紹一個工作，哪怕是夜裏打更他也幹，他閒不住，沒有抓住劉剝皮，他又驚的慌。

本來，我們兩個孩子：大延和久安，每禮拜六從學校回來，總要給父親教一兩個生字，老頭兒樂的什麼似的，老是說：

『孫子教爺爺，希奇事！』

以前用粗硬的手指，捏着鉛筆，寫上一個『王』字，再加上一點，問着孩子們：

『毛主席的主字，就是爲人民作主的主字啊？』大延就說：

『對，對，就是民主作風的主字。』

久安就說：

『爺爺，你知道啥叫作風？』『作風麼？我沒聽說過，我們莊稼人只知道關南風，西北

風……』

兩個孩子就大笑起來。

爺爺和孫子三個人常常在一起，笑啊寫啊，把父親教會三十多個字。但自從來了信，他就開始學抓特務惡霸這些字眼，他把『霸』字老學不會，不時地搖搖頭說：

『真是，人霸道，連字也霸道啊，世界上再不要有霸字了吧！』

這時，我給他在農場找到了一個管理工作，他又央求我說：

『再等幾天吧，看看劉惡霸抓起來沒有？』

他就這樣每夜睡不好覺，白天飯也吃少了，很焦急地等待家鄉來信。

過了幾天，劉永斌又來了信，很簡單地說，家鄉農民們曾經組織搜山隊，入山搜索十天，但沒有劉剝皮的踪跡，現在山口雖然派人守住了，但是否能抓住，還不敢斷定。

他聽完了信，臉孔氣的通紅，拍拍大腿說：

『這些人不中用，不中用，劉剝皮還能上天……』

他突然站了起來，伸出右手，攤開手掌，叫着我的小名說：

『新唐，你給我盤纏，我要回去，劉惡霸逃不出我的手心，後龍山哪棵樹，哪塊石頭我都知道，我每年冬天燒木炭，燒了三十年，他能比我還熟悉啊？燭的，我要回去！』

我爲難起來，看看他的身體，因爲長年勞動，似乎還強壯，但是這麼大歲數了，我說：『你這麼大歲數了。』

『又是我的歲數！』他伸開兩條粗手臂，對兩個孫子說：

『來！』

大延攀住他的右手，久安攀住左手，父親就把兩隻手舉的平平的，大踏步地在房子裏走來走去，兩個孩子懸在空中，像打鞦韆似的，高興的不肯下來，老頭兒氣也不喘的問我：

『給不給錢？不給，我就要飯回去。』

我連忙說：『給，給。』

他這才把孩子放下來，孩子們一聽說爺爺要回去，可不樂意了，老頭兒保證抓住了惡霸，一定回來，兩個小孫子才算答應了。

父親回去已有一個來月了，也沒有來信，孩子們老問：爺爺爲什麼還不回來呢？我們只有寫信給家鄉的人，詢問他的情況。

上個禮拜六，我因為開會，回去晚了一點，一進門，我看見父親滿臉笑容的坐着，兩個孩子像兩股糖似的黏在他的大腿上，不肯下來，我的愛人叫着孩子：

『下來，聽着沒有讓爺爺歇歇。』

父親一手摟着一個孩子，高興地說：

『不累，不累……新唐，我們把劉惡霸抓住了，槍斃了，這下可報了仇啦。』

父親好像年輕了二十歲似的，接着他就詳細地敘述了當時的情形。

父親一回，故鄉的人們都很歡迎，都說：

『老王，你來幫個忙吧，我們這個臭老鼠鑽了山洞啦，不好找。』

『幫忙？這是我自個兒的事，我不抓住他，我回來幹啥？』

這次父親又把十八個農民，組成三個搜山小隊，把週圍四十里的後龍山，分成一段段的來搜，從龍頭、龍背、龍腰，一直搜到龍尾，一連三天，還是沒有惡霸的影子，第四天早晨，別的小隊搜到龍腹，龍爪裏去了，他帶了兩個農民，都戴上笠帽，披上簑衣，天剛一亮，就摸到龍鼻去。

這是一個懸崖絕壁的石頭，很陡地立着，兩條大小不一的瀑布從十多丈高的石壁上垂直地傾瀉下來，下面就是一個深潭，深的可怕。

遠遠地望過去，瀑布就像一匹長長的白綢掛在那裏。一走到近處，就水汽濛濛，冷氣撲人，水流入深潭裏，就像千軍萬馬奔騰般的怒吼着，使人感得氣象森嚴，精神上很受威脅。

在懸崖的半空，有條天然的石縫，人們彎着腰，順着石縫就通過了瀑布，爬進一個石洞，要不是打獵或探險的人是很少來這裏的，甚至也很少有人知道有這樣一個洞。

父親年青時曾來過這裏，這次他把那兩個農民冒着水珠的點滴，和瀑布的迎頭澆下來，爬進這個石洞，輕輕地告訴他們，聽見有聲響就進來。

石洞開始是小的，他捏着一把鐮刀，彎着腰進去，後來洞子大了，裏面還透出亮光來，他脫下了簑衣笠帽，悄悄地放輕腳步進去，先看見一袋袋的糧食，和一些碗筷鍋盤，他的心不禁狂跳起來，最後看見角落裏，一條被子裹着一個人，他伸手猛的一把抓起來，那個禿了頭的麻臉的仇人就在眼前了，剝剝皮的右手被他捏的緊緊地，頓時軟了，父親大喝

一聲！

『劉剝皮！你往那裏跑？』

那個惡霸就裝做畏畏縮縮的樣子，哀求着：

『老王，你修修好，咱們這輩子不見來世見……』

他用左手在褥子底下摸出兩個金元寶，伸到父親面前來，父親用左手一揮，金元寶就滾的老遠，又喝一聲：『起來！』

劉剝皮沒有脫衣服，還穿着長靴，就順從地站起來，趁父親不注意的時候，他用左手在靴桶裏摸出一支小手槍，對準父親的胸口就要放，父親看見他左脚往上挪了一下，手槍剛摸出來的時候，他猛的往劉剝皮身後一閃，順手把劉剝皮往前使勁一推，槍打空了，惡霸一個跟頭栽倒洞裏，父親急忙又過去，壓住了他，奪下了槍，這時，在外面的兩個農民，聽見槍響也進來了，就拿出繩子把他結結實實地捆了起來，再把他抬到下面，大夥兒一聽說抓到了劉剝皮，那份高興勁就不用說了。

後來開了大會，控訴他的人有一百多，被他害死的有二十一人，婦女給他強姦了的

有三十多個，羣衆恨不得千刀萬剮的宰了他。最後人民政府接受了大夥的意見把他槍斃了。

鄉裏的人，就殺豬請客，還請了一台戲，開台前，把毛主席像掛在台中央，四千多羣衆行了三鞠躬禮，才演戲的。

講到這裏，大延就說：

『爺爺，你們寫信告訴毛主席了麼？』

父親用力在大腿上一拍，驚奇地問：

『寫信給毛主席，行麼？』

孩子們就嚷嚷：『行，行，行！』

『那末，你們給我寫，我唸。』

大延就聽着他唸，一面寫起來：

『救命恩人毛主席：』

因爲你領導的好，我們家鄉把大惡霸劉剝皮抓來槍斃了，大夥高興的很，地種的很好，我也要到農場去工作，一定要種好地，多打糧食，送給前方的人民志願軍，吃的飽飽的，把美國鬼子都像劉剝皮一樣消滅掉。
敬禮！

大延把信紙推到父親的面前，把鋼筆也塞到他的手裏，認真地說：
『爺爺，你還得寫上你的名字呢。』

父親看看信，又看看鋼筆，笑着說：

『我寫的名字，毛主席看見了不會笑掉了牙啊？』

久安催着說：

『爺爺快寫，毛主席不會笑話你的。』

父親用了很大力氣，冒了一頭汗，才寫上了他的名字：『王土生。』

大延和久安在旁邊一齊拍起掌來。

——一九五一年五月十日。

白的原野。——雪早已停止了。

蔚藍的天空，在白皚皚的山野上覆蓋着，初春的明艷的太陽和煦地照耀着，寒冽的北風馳騁在空曠的田野上，一種無名的香氣似乎從遠處向這邊蕩漾過來。

汽車路上有顯明的車跡，一輛膠皮大車載着用簾子捆着的雪白的棉花，套着三四騾子，飛快地向北邊馳去。

谷島右兵衛穿着中國的長皮袍，戴着皮帽，兩手籠着，眯着眼睛像睡着又像醒着似的俯着頭，坐在棉花堆上，埋在沉思裏。

後面又來了一輛大車，載着一些軍用品，上面坐着兩個穿黃呢軍裝的八路軍戰士，手裏拿着兩枝三八式步槍，愉快地在車上交談着。谷島迴過臉去看了，看，微微地盛起兩道濃眉毛，又低下頭去。

後面車上的馬夫跟前面車上的馬夫，大聲地問起話來，車子就緊緊地相跟着。突然，後面車上的一個戰士，大聲地指着前面叫道：

『李雲，快打！』

一排榆樹的旁邊，一匹狐狸拖着一條長尾巴，像一團灰色的滾球似的，鮮明地在覆着白雪露着一截黍稷的野地裏，像飛箭一樣的奔馳着……被叫做李雲的那個戰士，迅速地拿起槍來瞄準，砰的一聲，那個狐狸猛的向空中一跳，再望旁邊一滾，就不再動了。

兩輛大車同時停下來。另外的那個戰士奔到榆樹旁邊，把那匹大狐狸一手提了過來，狐狸的頭上中了子彈，黑血一滴一滴地滲了出來。那隻狡猾的眼睛還是綠油油地泛着光。四條腿軟軟地下垂着，身上還是溫暖的。

那個戰士大聲地叫着：

『這是個老狐狸啊，媽的！』

李雲，這個年輕的戰士，也用興奮的語調問着：

『狐狸肉好吃麼？』